

上饒文史

2009

第二輯

(總第六輯)



婺源俞氏宗祠

政协上饶市委员会 编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上饒文史

政治上偉志委員會

卷之三

重古崇强。好雨甘霖世不关官种事，忠贞味人休是为官者一
派。欲安夏而除怨，莫以罪名君，臣亦知禁制固非其本职。但
尸位素餐，失言误事，有负于史，固宜黜免。遇事特疏，失政于私
念，有负于民，冒昧市功，失于虚名。山高水长，自古有之。本省告

之，尚可补过。但不可当此深居而圣明惑人，不以政事。朝廷降
敕，御笔降诏，不辱君威，故出一语。臣恐故未蒙从故，以下手诏
文而面表，对文不合，式微而甚口实。臣闻寡把样事，其时大臣南
归，皆大惊异。自取祸患，得报无疑。伏拜伏，愿蒙自义容避。草
书，增正也。

探问和下部重臣人臣以，相封拜录录主章文的发现。一
疏“近上表称表疏的部门是吏。”圣朝取一个“如此文属机密”。此
疏其后在形式上没有被使用，但是王安石，蔡京李纲，秦桧大文
豪并不算真正经典，陈定国写了到封拜录录长良。持史馆直
学士中书舍人，陈定国非常非常喜欢，皮丘也不过真了，就
将此文插入书中。张一碧丘，任御史直使郎中都御史。

奇修“学而思，思而行”“学文而四才并进，思文而斗

文”。梦寐不忘，勤学苦读，胸无纤芥，而通古今，而达雅训。
上饶文史
总第六辑
政协上饶市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

上饶九洲印刷厂

开本：大32开 印张：7.5 字数：17.5万字

2009年7月第一版 印数 1—1200册

准印号：0005560 工本费 26.00元



《上饶文史》

编委会

主任：

熊良华

副主任：

盛平珍 李一帆

张进军 蒋英明

胡开亮 吴亦丰

饶爱京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怀玮 王 瑞

王润石 艾 涛

刘学森 朱元柏

李育青 肖雪贞

郝梅英 姚少陆

徐 增 詹祥生

谭学显

《上饶文史》编辑部

主编：

饶爱京

副主编：

詹祥生

艾 涛 (常务)

郭安海

郭汉才

目 录

上饶古韵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郭汉才(1)

军事对上饶文化的影响

汲 军(15)

上饶历史上的茶叶产销与茶课税赋

朱耀华 耀 飞(27)

亲历回忆

忆我的好爸爸黄永辉

黄廷伶(46)

回忆黄永辉给毛泽东提意见 ...

许少林(54)

上饶全境解放始末

吴稚航(57)

上饶解放时市民见闻录

郭汉才(62)

痴情一片写春秋

严光炎(70)

上饶采茶剧团 38 年浮沉记略

曾锦荣(78)

非物质文化遗产

怀玉砚古今谈

陈文武(82)

目莲戏是南戏向弋阳腔流变的重要桥梁

虢鄱阳(94)

人物春秋

一代治边理番名臣叶书绅

郭汉才 潘旭辉(98)

文人画家黄起凤

潘旭辉(117)

上饶有方孝孺的后人 郑大中(129)

古迹寻踪

且乐生前一杯酒 何须身后千载名

..... 潘旭辉(133)

鹅湖古道走马 郑大中(150)

古意浓浓平政桥 郭汉才(160)

——链接内容:宋淳熙元年汪应辰记

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鄱阳湖文化的一个特殊标签

..... 汪填金(171)

——链接内容:瓦屑壠考

明清以来江西移民数

市政协开展瓦屑坝移民文化调研

..... 汪增讨(189)

历史名镇

信江流经之地称谓考 李祖光(191)

横峰窑兴衰的历史变迁略述

..... 朱火金(197)

休闲购物一条街,称心放心一条街

..... 郭安海(205)

上饶抗战路纪事 汪增讨(211)

“冰为溪水玉为山” 桂向明(234)

编读手记 (237)

2009

第二辑

(总第六辑)

主办:政协上饶市委
员会

承办:上饶市政协文
史和学习委

本辑执行主编:郭汉才

责任编辑:汪增讨
朱火金

本刊地址:上饶市凤凰
中大道市行
政中心大楼
西5楼506

电话:0793-8221426
0793-8199160

邮编:334000

电子邮件:
aitao8888@163.com

出版日期:2009年7月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 从这里穿越全境

——上饶古代水陆交通泛考

●郭汉才

翻开上饶各县市的志书，你会发现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诸如“八省通衢”“两江锁钥”“豫章第一门户”“襟控八闽、控带两浙”等语句频频出现，不绝于书。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从这一角度来定位的，此地有些什么特殊的情结促使人们需要对地理位置珍而重之呢？而且这些曾经的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淡出多年，



信江大桥远景 邱炳炎 / 摄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但是人们仍在不厌其烦地一再提醒自己和世人，这背后的玄机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独特现象是：上饶市域真正迈入文明开发的时间并不很早。据白居易的诗文中披露，直到唐代，上饶土民仍然有处于穴居生活状况的。属于江南古代版图上山河阻隔相对闭塞的蛮荒之域。但是这里又散布着许许多多的古老村镇，许多村镇拥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甚至有超过 2000 多年的城镇。它们曾经的繁荣，不时在古籍和古代诗词艺文中一露峥嵘，这些遗失的文明并未湮灭，似颗颗珍珠在历史长河中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落后和繁荣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是什么因素又能促成落后中的崛起和繁荣，为何繁荣极盛之际又再度衰败？幕后操纵这变幻世象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第三个费解的现象是：上饶全境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业，至今仍是农业大市。但是境内古代有相当长的时间，工商业相当发达，遥遥领先于全国水平。但最终却悄悄隐退，没能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除去政治和战争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它重要因由呢？

认真地检索上饶历史之后，就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个城市及其所辖区域的兴衰变幻取决于一个至关紧要的命脉——交通。交通成为这个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兴衰的神秘钥匙：交通发达时则上饶兴盛。交通滞涩时则上饶衰败。这个模式几乎涵括了上饶全部历史，可能也将会波及未来。

一、公元前 11 世纪周代曾有一条通京大道从这里穿越全境

《上饶地区交通志》载，“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越裳氏三象重铎来朝献白雉，洛阳至广州大道已通。自河南洛阳经安徽宿县、江苏扬州、浙江杭州、衢州、常山通今江西玉山、信州区（上饶）、弋阳、贵溪、余干（余干）南昌、赣州而入广州。”



玉山境内信江河 邱炳炎 / 摄

越裳氏的历史很古老,据何光岳考证,越裳氏发源于山东,是炎帝族系。后来逐渐南迁到江南与越人结合而称越裳氏。约当春秋时又继续南迁到越南的越裳县,后被林邑所并,其种族多融入京族,一部分迁到老挝、泰国、缅甸、而融入寮族、傣族。

关于越裳氏到底是从越南来京朝贡还是从湘西赴京进贡,史家争论颇多,但越裳氏献白雉一事则因诸多史藉认可则毫无疑问。《竹书纪年》载,周成王十年(前1106),“越裳氏来朝”。《韩诗外传·卷五》载“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披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尚书大传·卷五》亦载此事,意思相同,并特别强调“故重三译而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四部书所载相同。《说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苑·博物》亦载此事。崔豹《古今注》和马缟《中华古今注》并说周公为制大驾指南车“供越裳载之以南”。

越裳氏是炎黄之裔，商代曾有一支离开中原南迁，但仍怀念祖国，主动向周朝进贡，甘愿作为周朝的诸侯藩属国。越裳氏在不断迁徙中仍然形成了向朝廷进献白雉的常例，《汉书》屡有记载。此例一直延续了一千一百多年之久。所谓“九译”“三译”或即指途中所经过之部落和国家，需“三译”“九译”才能通贡。《上饶地区交通志》说成“越裳氏三象重铎”则不通，与诸多古藉所载也不吻合。可能是将“译”误作为“铎”。

公元前 11 世纪，越裳氏朝贡从广州进入大陆向洛阳行进，不知是如何走法？史藉上查不到明确记载。但无论如何完全靠两条腿步行是完全不可能的。须知那时岭南江南之地人烟稀少，蛮瘴遍地、野兽成群，江河横溢，根本无法通行。可选的途径只能是水路。越裳氏是百越一支，善于操舟，这是没问题的。由广州行至江



玉山境内信江河 邱炳炎 / 摄

西界再无水路可通，只能弃舟登岸，翻越庾山梅岭进入江西。梅岭直到秦征百越时，才真正开通为行道，这是许多年后的事。因此越裳氏越岭时，利用原始简单工具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的情景，是令人无法想像的。过岭之后，又有赣江水路可通，换舟可达赣州、南昌、然后进入鄱阳湖，逆余干水（信江）而上，过贵溪、弋阳、信州（上饶）、抵达玉山。玉山是信江源头，江西境内水路到此告终，又是弃舟登岸，陆行过岭进浙江常山，换舟由钱塘江水到达衢州、杭州，此后扬州、宿县、洛阳皆有水路可通。这就是古代最早的“京广线”。当时可能是唯一从京城到达岭南南北方向的可行之道。也是内陆唯一能利用的到达出海口的通道。

这条早期大道的开通正应了那句格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此后以这条大道为依托，江南交通状况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开拓。

秦始皇 26 年（前 221）秦朝出兵南越，向广东江西湖南进军时，在江西修筑通南越大道三条其中两条连接古“通京大道”。其中一条即是自古“通京大道”的余干水（信江）越过武夷山而达闽江、瓯江之地。此路循信江水道东行到广丰，转陆路由管村到浙江江山南的仙霞岭，东下瓯江可往温州，南入闽江可通福州。

另一条由南昌经余干、黄金埠、贵溪、弋阳、铅山县陈坊的云雾关进入福建直通福州。

此外，秦设番县（鄱阳）之后，引城外东湖水合番水汇入彭泽（当时水域横跨安徽、湖北、江西三省部分地区），直通江水（长江）。鄱阳出境水路遂通。

汉武帝于元封元年（110）兵分四路水陆并进讨伐东越王余善。打通了信州到分水关驿道。由信州经石溪、铅山（永平）、紫溪、车盘、乌石、分水关、崇安往福州。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唐乾符 2 年(875)黄巢进军鄱阳、余干、乐平、浮梁等地，王重隐攻占洪州、饶州。乾符 5 年到 6 年黄巢军由赣浙入闽，打通仙霞岭天险，开拓山路 705 公里。

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以叛乱罪令各地勤王兵马追杀原扈卫统治官苗傅和刘正彦。平叛大军在富阳、衢州、信州及建阳一带辗转。所到之处的道路有所开辟，闽浙赣边界交通状况逐渐改善。

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在周代通京大道、秦代通越大道之外，又出现了衢州大路、饶州大路(皖赣大道)、建宁大路。信州、饶州两府和古属徽州府的婺源县等管辖范围内共有省际主要驿道四条境内总长 475 公里，县际驿道 27 条总长 1629 公里。

但是最早的通京大道并没有荒废。唐贞元 14 年(798)刘希昂由东京赴南韶就是走的这条大道。唐贞元进士李翱唐元和四年(809)正月乙未日起从东都(洛阳)出发，水陆兼程，途经汴(河南开封)、宋(河南商丘县南)、宿(安徽宿县北)、泗(江苏泗洪东南，盱眙对岸)、楚(江苏淮安)、扬(江苏扬州)、润(江苏镇江)、常(江苏常州)、苏(江苏苏州)、杭(浙江杭州)、睦(浙江淳安西南)、衢(浙江衢州)诸州，四月戊子日由常山(浙江常山县)上岭至玉山，庚寅日至信州(上饶市)，经洪州(南昌市)、吉州(江西吉安)、虔州(江西赣州市)，上大庾岭去广州。从这张日程表上可以看出，虽然到了唐代，这条路线图并没有改变。而此时距越裳氏朝贡之时已经 1909 年了。

长久以来这都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官商大道，担负着繁忙的漕运、驿运、商运和军运的重任。悠悠千载但见江湖水面舟楫连樯，玉常道上一片繁忙，这种情景在上饶境内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下

半叶的民国初年。在历史上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饶地区交通志》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楚国封君鄂君启带领一支150条船只的大船队从长江折入赣江到达爰陵(今鄱阳县北)。这是另一种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路线。这份资料证实了以下几件史实。

一、此前，公元前476年越国曾进攻楚国、楚追越军至冥邑(安徽广德东)，不及而还。证明楚国此时实力雄厚。第二年(前475年)鄂君启率庞大船队由长江入番(鄱阳)可能有巡视东境边防的意图，借此在吴头楚尾炫耀实力，震慑吴越等邻国。

二、战国时期番邑地区已经得到开发，人口增加、物产丰富。这支拥有大量船只的船队来到这里，可能还有征集当地财赋物产，开展水运和商业贸易的目的。

三、鄂君启是湖北一带(包括赣东北等楚国领地)的楚国封君，拥有强大的水上实力，对楚国东部边境尚能实行有效控制。

四、证实了从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开始，已经能营造抗拒长江风浪的大船，有足够的造船能力营造大船队在长江航行。

这支船队所经过的抵达鄱阳湖的水道已经不是周代的传统路线，而是从长江转入鄱阳湖。

姚公騤先生在《江西史稿》(许怀林著)序中所提到的长江以南南北向水道：“……自长江入鄱阳湖，沿赣江溯航赣州，改陆行，越梅岭，再换舟循北江而达广州。即与海上相沟通……”指的就是这一种走法，而不是周代“通京大道”。也就是说鄂君启首航鄱阳爰陵改写了历史。此后的事实证明，两种走法各有千秋，长江入湖水道优越但风险大，只有具备相应先进的交通工具才能实行。信江入湖虽多一次陆上转运，但贴近货源产地，途中人口密集，码头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众多，给养和服务取给方便。且此路辟在周代初期，当时只能利用原始运输工具，选择水势较小较平稳的信江和钱塘江水系远比闻人不可掌握的大江大河更为实际。

从长江入鄱阳湖比信江入湖前进了一步，但从鄱阳湖南下广州仍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从此一条通道有了两种走法而已。

这两种走法，只有到了近代“五口通商”之后才有了真正的区别，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近年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何况这是一条公元前 11 世纪的通京大道从一块沉睡万年的处女地穿过，由此产生的文明效应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大道的开通让这块江南大地提前苏醒过来，最先接受中原文化的辐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姚公騤先生在《江西史稿》(许怀林著)序中说：“……我国长



信江，给沿江而列的河口镇，带来了昔日繁华和今日的蓬勃生机。

马玉龙 / 摄

江以南诸南北向水道，惟赣江与湘江有舟楫之便，秦时开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自湖南至广西一航可至，惜为十万大山所阻，不能出海。独赣江虽有庾岭与北江相隔，然水陆相继，自长江入鄱湖，沿赣江溯航赣州，改陆行，越梅岭，再换舟循北江而达广州，即与海上相沟通，故湘江之航运自来不及赣江。江西在古代其经济生活之日臻发展，端赖鄱阳湖与赣江之水利，考之先民文化遗址，多在赣江两岸与滨湖地区。”

他还说：“中国东南半壁赖以沟通江湖陆海，纵贯南北者仅此一途，从而形成了江西区域经济文化上的重要特点。”

上饶历史上的繁荣和富庶无不与这条大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饶印证了“大道经济”的最早模式。

二、古代茶商曾在这里营造了一条通往俄罗斯的国际贸易商路

史载，早在宋元时期，这条商路即已开通，明末清初时已经畅通无阻，清朝中期达到鼎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繁盛达300年。

武夷山是江西与福建的界山，武夷山南北的崇安、铅山、上饶、广丰都盛产茶叶，据《广信府志·食货编》载，道光30年(1850)仅上饶铅山广丰等地茶叶产量达到2万多担。这些茶叶肩挑背驮翻山越岭运到崇安县的下梅、赤石等地集中打包、装箱，然后经过与铅山交界的分水关，送到铅山县河口镇装船。货船沿信江而下，进鄱阳湖通到长江，逆流而上达武昌，由武昌转入汉水，抵樊城(襄樊)起岸转陆行，穿越河南到山西晋城，然后过潞安(长治)、平遥、大同、达张家口，此后走军台30站，又北行14站，再过11站即到达靠近俄罗斯的终点——恰克图(“买卖城”中俄两国商人互市地点)。全程经闽、赣、鄂、豫、晋、冀数省，途经5000公里的“丝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绸之路”，实实在在的万里之遥。

人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周折向俄罗斯运送茶叶呢？《上饶地区交通志》引证了前苏联《新时代周刊》1983年第38期的一段文字：“远在4500年前人们就知道茶叶，但它成为一种作物是在公元350年时。茶叶源于中国，是中国向世界各国传播的。”俄国人从中国认识了茶叶。

事情的起因源于1638年，俄国大使斯塔尔科，在中俄通商码头，用貂皮、麝香从蒙古商人汀塞那里换得一些武夷岩茶带回莫斯科献给沙皇。沙皇非常喜欢。于是一些豪门贵族竞相仿效，民间也逐渐有了需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从此，中国茶叶在俄罗斯有了很大的市场。从17世纪末开始，俄罗斯进口中国茶叶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史载康熙19年（1681），江西茶商，山西茶邦因茶叶贸易获利巨大。纷纷投身其中，信江水道顿显繁忙，分水关前人头攒动。收茶季节他们携带巨资在赤石等茶叶集散地坐地设铺收购，就地设厂制茶，一时蔚为大观。通往恰克图的商路也因利益攸关而变得熙熙攘攘，不再寂寞。往往一季茶的买卖下来，大批价值连城的麝香毛皮又原路流回，这就是对这些辛苦谋利者最大回报。

鸦片战争之后导致的“五口通商”，为此宗贸易大开方便之门，俄罗斯对茶叶的需求大增，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大大刺激了茶叶原产地的发展。闽北茶叶迅速增至数十万箱，雍正13年（1735）为1万普特，道光10年达14万普特，道光30年（1850）达30万普特。上饶，铅山、广丰的产量达数万担。一条商路带活了一方经济，改变了世代沿习的生活方式。起运码头河口镇更是变得生气勃勃，声名远扬。沿河码头百余处，货船两千艘。一时有“买不尽的河口，装不完的汉口”之称。

影响之大波及广信、饶州两府的许多地方。赣北的瓷器、茶叶集散地浮梁，将婺源、饶州的茶叶、瓷器、粮食、木材由鄱阳湖直下广东，与英商展开了贸易。这个时期可说是江西商贸的黄金时期。但是，如火如荼的商贸最后导致了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实质是贸易之战，是茶叶与鸦片的贸易争夺战。“东南第一都”的鄱阳镇成为唐宋以来的造船、铸钱重要基地、航运事业久盛不衰。“地当冲要士商辐辏甲南国”的冰溪镇，明清时三关码头应接两百多艘大小船只穿梭往来，繁忙地经营省内外商品流转，铅山永平镇被称为“闽楚咽喉”，余干瑞洪实为“闽越百货集散地”。一大批举足重轻的重要埠纷纷崛起，广信、饶州两府迅速成为浙、赣、皖、湘、鄂、苏、闽、粤八省的重要物质集散地。

所有这一切繁荣都因交通发达而兴盛。上饶志书一再强调地理位置优势是有理由的。

三、“五口通商”造成的优势流转和遗弃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外贸易的优势在中国方面、洋货难敌中华土产，中国的茶、丝、瓷、棉布输出量逐年增长。贸易港口时有变化，康熙 24 年(1685)开放海禁，广州、厦门、宁波、定海多口通商。乾隆 24 年(1759)则改为广州一港通商。鄱阳湖——大庾岭——广州商路承担着频繁而巨量的运输任务。据《江西史稿》(许怀林著)载，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往英国的茶叶，由康熙 40 年(1710)的 66.738 磅增至乾隆 26 年(1761)的 2862773 磅，武夷茶的价格由雍正 10 年(1732)平均每担 13—14 两增至乾隆 19 年(1754)的每担 19 两。茶叶贸易的旺盛直接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服务业和各类相关经营特产的商行也都因此得到飞速的发展。“南北通京大道”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通道。但是，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被迫

古代曾有一条“京广线”从这里穿越全境

开放“五口通商”。外国侵略者将贸易中心由传统口岸广州转到更具现代优势的上海，主要运输也改为海运，将对外贸易和近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加之粤汉、京汉、津浦、沪杭等铁路相继通车，内陆的南北交通运输大多改为陆运。上海代替了广州，从此，赣江、鄱阳湖、信江水道运力迅速萎缩，往日的优势被流转，“通京大道”被遗弃。

曾经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主角的茶叶贸易遭遇灭顶之灾。婺源由昌江至鄱阳直运九江外国茶行，九江的茶行多至二、三百家，而铅山县河口镇往日的 48 家茶行由于“闽皖等省和上饶、广丰、玉山等县的茶叶，无需运到河口精制”，茶叶加工衰落，光绪 30 年（1904）仅剩一家（1990 年铅山县志卷 10 217 页）。

英国自 1780 年始，东印度公司将中国茶种移植于印度、锡兰，迅速跃居世界茶业第一位。荷兰自 1782 年移栽中国茶种于爪哇，跃居世界第三，日本居第二位，而茶祖宗中国茶掉到了第四位。外贸资源被掠夺殆尽。提起此事不由人不沮丧。外国人对华茶竞相杀价，仅以婺源上品茶暇目、珍眉为例，竟由每百斤 80 余两杀到 40 余两。中国茶与中国同命运，挣扎在百年屈辱之中，奄奄待毙！

上饶赖以生财的信江黄金水道风光不再，上饶沉默了。百年无语的上饶怎能不反思，怎么能不寻觅自己的“路”在何方？

四、上饶的出路在哪里 上饶的出路就在于“路”

上饶的区位是奇特的，即使是抛开古代的水陆交通优势不计，在现代它仍然拥有它得天独厚的潜质。

现代交通告别了大地自然条件的诸多约束，已经可以做到可以通往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说各个城市机会均等。但是上饶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区位。长三角和珠三角闽